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傑　婁煥文臨居遺言

話說衆人吃酒散了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纔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藏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僱了轎夫拿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

親自送在韋四太爺房裏說道先君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帶去吃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着如看見先君的一般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着又吃了一壺酒吃了飯杜少卿拉着鮑廷璽陪着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韋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

去只留着兒子在這裏伏侍杜少卿應了心裏想着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稟明少爺纔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駡小的杜少卿道那個駡你你快些去賣我等着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

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道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圩里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

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
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
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拿天
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個耐煩你算
這些死帳既拿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
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杜少卿收了這銀
子隨卽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
明日要回去他荅應道是老爺叫我回去杜少
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着不要

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着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着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着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里人在廠廳上站着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

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杜少卿道本家句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

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金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些住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你說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着去了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吃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

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閒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
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着走過席來作了一
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
我有一句話奉求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
丟在桌上跪下去拉着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
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吃我這杯酒應允我的話
我纔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
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着拉他起來臧
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麼不應允

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杜少卿道我就吃了這杯酒臧蓼齋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管着買了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里攬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

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我將來漫漫的還你你方纔已是依了杜少卿道匹我當你說甚麽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麽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着手道好爽快好爽快拿大杯來再吃幾杯當下拿大杯來吃酒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麽臧蓼齋道你

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酒醆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當夜席散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吃麵遇着張俊民在那

裏吃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吃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托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

這事其總沒中用我家少爺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你家的確是昌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着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鬍子道我

那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着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着實感激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了來倒熱

了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裡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

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
考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
他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
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
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
卿道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忽一日臧
三爺走來立着說道你曉得有個新聞縣裏王
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門
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賬官不肯借房子給他

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厮叫王鬍子來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稟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王鬍子連忙去了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為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

娃要鬧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折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家來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于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

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官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

和你去罷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着王鬍子飛
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
臧蓼齋廻了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
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
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
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
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
原是空閑竟請搬過來便了臧蓼齋道門生正
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

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着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着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子你今晚開口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着

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吃吃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荍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曾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麽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

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纔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却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頭這就可敬的狠了我怎麽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銀子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着王鬍子王鬍子走上來道

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里沒有這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婁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好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賛杜少卿的慷慨吃罷散了自此之後

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着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獃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話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着是不好帶去了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

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家兒子孫子我這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床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

但是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麽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却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麽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

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愼卿祖公愼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麽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裡去或者還遇着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僱了兩班轎子擡婁太爺

過南京到陶紅鎮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
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婁太爺
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京師池館又看俊傑
來遊江北江鄉不見英賢豪舉畢竟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寫少卿全沒一分許較可爲艱難締造者一

哭

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胆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

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交了除還債贖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當下收拾了行李帶着王鬍子同小厮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叉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

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厮拏出火腿
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
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
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
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
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
叔諱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
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
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

爪雙睛烱烱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喫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遲先生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个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駪夫同選杜少卿道這蘧駪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做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

他便同遲先生進去蘧駪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蘧駪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幾恨相見之晚喫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詩指着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个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駪夫打開一

看款上寫着蘭江先生蘧駪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每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當下走過淮泰橋遲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个進房一个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

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里宿了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里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着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胆不

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纔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里用不拿來這里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里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

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个自然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喫喫飯中間談及哄愼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纔喫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駪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次日淸晨正要回拜季葦蕭

這幾个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

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
蘧駪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
申蕭金鉉郭鐵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
房鄰居拜徃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厨先到鮑
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
杜少爺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卽房主
人家薦了一个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
娘子留他坐着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
窻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閒

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里來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諢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吃了半夜酒各

白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个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厨子挑了酒席借清凉山一个姚園這姚園是个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籬門內是鵞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

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个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墻來十分好看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卓上斟起酒來拏在手內趁着這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在欄杆上留連痛飲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拏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岡子上走了

一里多路背後三四个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个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个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里坐着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于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會約

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侄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去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纔關了門又聽得打的門响小厮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禀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爺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製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

鎮去了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帳帳而返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拏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嘆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為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纔如此尊重報答他為人須像這个老人家方為不愧杜少卿又拏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

子買地安葬婁太爺婁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塲方纔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个差官同天長縣的一个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為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正疑惑間小厮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折開過的

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上寫道巡撫部院李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郎敦請該生郎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郎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留差官喫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

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个小廝上船徑安慶去了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纔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里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里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侄菲才寡學

大人誤採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雖愛小侄豈不知但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别出來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囬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

着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纔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眞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厮尋一尋只剩了五个錢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心裏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吃了三个燒餅到要六个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个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曾認得淸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麽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

來霞兄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麽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个朋友回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

元府里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
茶杜少卿看見墻上貼着一个斗方一首識舟
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韋
闡思玄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
爺的詩他幾時在這里的道士道韋四太爺現
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
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爺天
長杜少老爺來了韋四太爺荅應道是那个要
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侄在此韋

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常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敘敘濶懷你倒底從那裏來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个錢方纔還喫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聳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个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喫酒我因有教的一个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

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里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喫到下午看着江里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侄告辭老伯下船去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

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别過兩人上岸去了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里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纔得來家杜少卿

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喫飯遲衡山閑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个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遲衡山又

在房裏拿出一个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个賢人是吳泰伯却並不曾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裱了个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

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着閑談只見杜家一个小厮走來稟道天長有个差人在河房裡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縻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杜少卿乃豪蕩自喜之人似乎不與遲衡山同氣味然一見衡山便互相傾倒可知有眞性情者亦不必定在氣味之相投也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無瑕爲貴而有瑕正見其爲眞玉夫子謂古之民有三疾又以愚魯辟喭目四子可見人不患其有毛病但問其有何如之毛病

識舟亭遇見來霞士又遇見韋思元令觀者耳目爲之一快子美云遂溺仗友生人不親

歷此等境界不知此中之苦亦不知此中之趣想作者學太史公讀書遍歷天下名山大川然後具此種胸襟能寫出此種境況也

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个大結束凡作一部大書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搆于胸中孰爲廳堂孰爲臥室孰爲書齋灶廄一一布置停當然後可以興工此書之祭泰伯祠是宮室中之廳堂也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到虞博士是其結穴處故祭泰伯祠亦

是其結穴處譬如珉山導江至敷淺原是大
總滙處以下又迤邐而入于海書中之有泰
伯祠猶之乎江漢之有敷淺原也

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厮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厮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當下小厮在下浮橋僱了一

雙涼蓬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頭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小厮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粧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獃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爲甚麽要送我到京裡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裡京裡又冷你身子又弱

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

小厮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

少爺杜少卿叫兩个小厮攙扶着做个十分有

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

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

朝廷大典李大人端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狠

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强就道杜少卿道治

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

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裡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

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到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卽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裡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塲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杜少

卿因托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
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
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坐的客是馬純上蘧駪
夫季葦蕭都在那里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个
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个是采石余夔字和
聲是兩个少年名士這兩人面如傅粉唇若塗
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个名士獨有兩个
綽號一个叫余美人一个叫蕭姑娘兩位會了
衆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

小坐淮清橋有一个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頭頭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道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

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
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
失迎迓承惠佳作尚不曾捧讀便問這兩位少
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
馬遲二人馬純上道書坊裏選歷程科墨持運
的便是晚生兩个余美人道這位遲先生是南
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遲先生和
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纔問到遲先生遲衡
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

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高老先生聽罷不言語了㕸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里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个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纔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个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

事我還不愛我只愛駪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
齒頰生香李葦蕭道怪不得你是个美人所以
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
帽可惜曾編修公不曾會着聽見他那言論丰
釆倒底是个正經人若會着我少不得着實請
教他可惜已去世了遲駪夫道我婁家表叔那
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駪兒這是
甚麽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勝于令表
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

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麽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里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會尋一个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个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个獃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

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歎話這些話是敎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憑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喫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个正經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擕着乃眷上酒館喫酒手裡拿着一个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

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當下又喫了一會酒話了些閑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

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
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反今難
得的一个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
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
有趣我們幾个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
給我們喫余和聲道我們兩个人也去拜他當
下約定了次日杜少卿纔起來坐在河房里隣
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
教擺桌子在河房里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

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棗是甚麼羊棗郎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正說着遲衡山馬純上蘧駪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駪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

个頭巾店做生意小厮奉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喫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个自然且閒談着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单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丢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徧覽諸儒之

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郎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裡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雞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杜

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頭在心裡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个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个前人也不曾說過蘧駪夫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采

蘭贈勺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醒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斷捧出酒來當下擺齊酒餚八位坐下小飲季葦蕭多喫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眞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个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

醜我固及見其妓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个人占了幾个婦人天下必有幾个無妻之客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个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喫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過了幾日

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着遲衡山道那泰伯祠的事已有个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个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个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个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

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禀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却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个人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綹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却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

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求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裡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泰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畧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裡拿出一个本子來遞了過去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

兩月便回那時我們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里去莊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荐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當候早間遲衡山叫將鄉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尚志着來京引見欽此兩人看

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
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出來兩人去了
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
不肯出去今日怎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
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
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為老萊子
之妻所笑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
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个小厮
脚子挑了一担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

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僱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李家驛住了車子喫茶這日天色未晚僱着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响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厮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拿茶來喫着只聽得門外騾鈴亂响

來了一起銀鞘有百十个牲口內中一个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个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鬍鬚頭戴一頂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腳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着腳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赶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

稱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做友姓蕭字昊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蕭昊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着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

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个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响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昊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响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个不留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做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昊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送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个

彈丸拿在手裡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空濶處先打一丸彈子抛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裡打得粉粹莊紹光看了讚嘆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昊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喫了夜飯住下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騾夫腳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厮拴束行李會了賬一同

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裡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个騾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蕭昊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裡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响箭飛了出來响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裡奔出來蕭昊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喇一聲那條弓弦迸爲兩段那响馬賊數十人

齊聲打了一个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脚子一个个爬伏在地儘着响馬賊赶着百十个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裡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麽勾當蕭昊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徃原路上跑跑到一个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个店裡蕭昊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號頭趙大一路做

線的老爺的弓絃必是他作既弄壞了蕭昊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綹登時把弓絃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昊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挽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个个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着莊

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讚嘆了一會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便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个人騎了騾子來遇着車子問車裡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麽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侍讀是曾編修一流人物故有曾編修之怪婁氏弟兄郎有高侍讀之怪杜少卿何者物之不同類者每不能相容也然編修之怪婁氏語和尚平侍讀之怪少卿語太激烈矣以少卿較之二婁似少卿之鋒鋩太露故其受怪又加于二婁一等昌黎謂小得意則小怪之大得意則大怪之蓋不獨文章爲然矣說經一段是眞學問不可作稗官草草讀之寫莊紹光風流儒雅高出諸人一等筆墨之

高潔難從不知者索解遇响馬一段縱橫出
没極文字之竒觀昔人謂左傳最善敘戰功
此書應是不愧最妙在紹光幾說有可無弭
盜安民之法及乎親身遇盜幾乎魄散魂飛
藏身無地可見書生氐帋上空談未可認爲經
濟此作者皮裏陽秋眞難從不知者索解也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